

美国当代外来移民的成因及特征分析

欧阳贞诚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 在美国与各移民输出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变革以及移民网络与移民文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外来移民于战后60年代起掀起了一次涌向美国的新浪潮。新移民的类别更加多样化,教育水平呈现出两极化的特征,在居住模式上呈现出集中与分散并存的趋势。

[关键词] 美国;移民;移民特征

[中图分类号] K712.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01(2010)01-0071-07

二战结束以来,特别是美国1965年移民法废除了民族来源限制,并确立了家庭团聚的首要原则之后,来自拉美和亚洲等地区的移民取代了传统的欧洲移民,掀起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新浪潮。美国接纳的合法移民,在60年代为321.37万,70年代为424.82万,80年代为624.44万,90年代为977.54万。进入新世纪后,虽然美国经历了初期的经济衰退,同时也因“9.11”恐怖袭击事件而加强了入境控制,但外来移民前往美国的热情不减。在2000-2006年,合法移民又高达702.73万。因此,在1960-2006年间,合法移民共计3049.11万^{[1]16-11}。与此同时,美国境内的非法移民也与日俱增。尽管1986年《移民改革与控制法》赦免了境内的数百万非法移民,但非法入境者依旧源源不断。根据90年代的相关研究,其数量平均每年为20-30万之间^{[2]51}。那么,在规模如此空前的新移民潮背后,其促成因素有哪些?与战前的移民相比,新移民在类别、教育程度与居住模式等方面,又呈现出哪些显著特点?本文将对这些问题作以集中探讨。

如上所述,美国的新移民潮不仅至今方兴未艾,而且规模空前。像在20世纪90年代,平均每年入境移民人数皆超过100万。如此迅猛的移民势头,既为美国历史前所未有的,也是世界上其他任何移民国家都无法比拟的。笔者认为,促成新移民潮的原因有如下方面。

其一,战后美国新移民潮的形成,与美国政府的移民政策,特别是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修正案》密切相关。1965年移民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取消种族歧视的基础上,确立了以家庭团聚为核心的

[收稿日期] 2009-08-20

[作者简介] 欧阳贞诚(1979-),男,河南新县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关于1965年移民法中确立的优先入境原则及其限额分配,详见梁茂信:《美国移民政策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96-303页。

文中所有引注美国移民统计年鉴的相关数字,均是笔者参考该文献或是通过计算所得。

入境原则。在其设置的七类优先限额中,四个优先项分配给寻求家庭团聚的移民,占全部限额的74%^{[3]42}。此后,尽管美国多次对移民法进行了修订,但家庭团聚原则却被坚持和延续下来。许多移民到达美国后,纷纷利用这一条款,帮助其配偶、子女及其他亲属入境。“美国公民可以替他们的兄弟姐妹申请入境,新入境的合法移民可以替他们的配偶和子女申请。最终,这些新来者随后又可以替符合条件的亲属申请。”^{[4]133}如此不断循环,从而形成了一种“滚雪球”之势的移民流,导致外来移民数量不断增长。

以亚洲移民为例。由于在19世纪后期开始,美国相继颁布了禁止或限制亚洲移民入境的法令,导致亚洲移民数量在很长时期内都非常有限。自20世纪40年代起,美国政府逐渐放松对亚洲移民的控制后,亚洲移民开始有所增加,其占全部移民的比例,由40年代的3%上升至50年代的6%^{[5]334}。1965年移民法实施后,亚洲移民开始充分利用家庭团聚条款,入境数量逐年增多。例如,在1965年移民法实施后的十年内,亚洲移民总体增长了663%,其中,印度移民增长了3000%,韩国移民增长了1328%,巴基斯坦移民增长了1600%,菲律宾移民增长了1200%,泰国移民增长了1700%以上,越南移民增长了1900%^{[6]157}。从绝对数量上看,进入美国的亚洲移民,在50年代仅为15.3万,60年代为42.8万,70年代迅速增至158.8万,80年代为273.8万,90年代为279.6万。亚洲移民占全部移民的比例,也由60年代的12.9%,迅速增至70年代的35.3%,此后,其比例一直居高不下,到80年代为37.3%,90年代虽略有下降,但依然高达30.7%^{[7]19-22}。急剧增加的亚洲移民与同样迅速增长的拉美移民,共同构成了新移民潮的主体。

需要指出的是,1965年移民法虽然导致亚洲移民急剧增长,但对欧洲移民却没有产生同等效果。二战结束后,西北欧国家很快走出战争阴影,其经济与社会的繁荣发展,相应减弱了人们外迁的动机。同时,这些国家本身也存在着巨大的劳动力需求,像德国招募了大量的土耳其劳工、法国接纳大量阿尔及利亚人等。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战后两大阵营对峙的背景下,纷纷限制本国人口外流。因此,自60年代以来,欧洲移民日趋减少。在1965年移民法实施后的十年内,欧洲移民在整体上减少了38%,除希腊和葡萄牙移民有明显增长之外,奥地利移民减少了76%,爱尔兰移民减少了77%,挪威移民减少了85%,英国移民减少了120%^{[6]157,160}。从绝对数量上看,欧洲移民在50年代为132.5万,60年代为112.3万,70年代为80万,80年代则降至战后以来最低点,仅为76.2万。此后随着苏东的剧变,来自前苏联和波兰等国的移民开始直线上升。在90年代,欧洲移民才恢复到50年代的水平,达到136万^{[7]19-22}。

其二,经济因素是新移民潮得以产生的一个根本原因。新移民潮的出现,是美国发达经济的“拉力”和各移民输出地落后经济的“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战后美国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其产业与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深层次调整,进一步刺激了对外来移民的需求。一方面,高科技产业的日趋繁荣,扩大了对各类技术人才的需求。美国也顺应形势需要,加大了引进人才的力度,其举措之一就是调整政策,允许一些外籍留学生和学者永久居留美国。至90年代,该措施已取得显著成效,美国共接纳了数十万此类人才^[8]。不仅如此,美国在1990年移民法中将每年引进的技术移民增至14万,从而为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补充新鲜的血液和动力;另一方面,在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土生工人因教育技能水平不断提高,纷纷实现了职业的升迁,从而遗留下来大量无技术含量或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职业。当前,美国在每年有大量移民入境的情况下,仍然持续引进一些低技能的临时劳工,就是明显例证。此外,与其他欠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高工资也具有不菲的诱惑力。在2000年,18-22岁之间的有5-8年教育程度的墨西哥男性,在美国平均每小时工资为7.60美元,而在墨西哥只能挣得1.56美元。另一项研究发现,对于从事同样工作性质的快餐店工人,美国的工资远高出其他不发达国家^{[9]191}。这种明显的收入差距,也吸引着众多合法与非法移民纷至沓来。

移民输出国家种种不利经济因素的“推力”,则推动了当地人口向美国迁移。战后以来,亚、非、拉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人口开始爆炸式增长,迅速扩充的劳动力大军,对国内劳动市场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与此同时,随着工业化浪潮的兴起,经济结构的转型与调整以及日益加快的城市化,导致这些国家劳动市场的构成、劳动力的区域流向与产业分布等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就业与失业同时并存的现象,成为一个显著特征。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就业机会的匮乏以及高失业率等,使得这些国

家的失业人口以及期望寻求更好就业机会的人们,纷纷前往美国,寻找梦想中的“人间天堂”。

以拉美地区为例。从战后起至 80 年代初,拉美地区普遍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尽管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成就,但也存在严重问题。到 1980 年,拉美国家的城市失业率达 10%。同时,其实际工资几乎未见明显的增长或增长幅度很小^[10]。随后,拉美地区又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生产持续下降,居民生活条件恶化。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被迫移民美国。在 1980 - 1994 年间,仅墨西哥、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多米尼加和萨尔瓦多 5 国,向美国移民的人数就从 250 万增加到 800 万。像多米尼加共和国在 90 年代实行经济结构调整以来,很多穷人为改变贫困处境,纷纷乘坐一种叫“约拉”的小船前往美国,形成一个“新约拉现象”^[11]。

其三,移民输出地的战乱与政局动荡等不安定因素,也直接促成大量移民涌进美国。二战结束以来,尽管并没有再次发生世界性的战争浩劫,但局部战争和流血冲突却持续不断,因此产生大量的战争难民。例如,亚洲在 50 年代至 90 年代期间,相继爆发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等等。历次战乱均造成了大量人口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美国也相应经历了一次次的难民潮。以越南战争为例,到 1975 年春,随着南越的失败不可避免,南越政府高层人员纷纷逃离越南,美国也开始动用直升飞机,将南越的美国公民及其子女,以及部分越南人直接运载至美国。此外,其他大批亲美分子也纷纷逃往美国。仅 1975 年 4 月至 12 月末,逃往美国的越南难民多达 13 万^{[12][37]}。

在局部战火持续不断的同时,许多国家的政权更迭与内乱,同样引起大批政治失意者或其他受难者逃离故土。例如,卡斯特罗推翻了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后,古巴社会中的中上层阶级纷纷逃往美国。仅从 1959 年 1 月至 1962 年 10 月,共有 24.8 万古巴难民进入美国^{[13][13]}。海地本来就是西半球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再加上频繁的政权变动与更迭,因而出现大量人口逃亡美国的现象。从 70 年代起,前往美国的海地移民开始增多,其数量由 70 年代的 5.5 万,上升至 80 年代的 12.1 万,再到 90 年代的 17.7 万。另在 2000 - 2005 年间,每年移民也在万人以上^{[14][6-11]}。此外,像 20 世纪 80 年代初萨尔瓦多的内战,促使成千上万的难民逃往美国的西海岸;90 年代南斯拉夫的内战,也导致大批难民增加,等等,类似情况不一而足。

其四,移民网络以及移民文化的存在,是维系移民潮长期持续不断的重要原因。移民网络是社会资本的构成形式之一,是一系列人际关系的组合,它通过血缘、友谊或地缘等关系,将输出地的移民、早期移民和目的地的非移民紧密联系在一起。它降低了移民迁移的费用和风险,并能够增加迁移后的净期望值,因此,移民网络助长了国际移民的可能性^[15]。

当前,移民网络在美国的移民群体中体现的非常明显。许多移民进入美国后,他们通过向母国的亲朋邮寄汇款、提供美国就业市场中的各种信息等,为其他意欲移民者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同时,他们也通过个人或机构组织等形式,为新移民提供从日常生活到就业等方面的物质与精神支持。在许多移民输出地,尽管最初引发移民潮的促成因素已不复存在,但在移民网络的作用下,移民流却长期得以持续。例如,在越战结束几十年后,流向美国的越南移民仍络绎不绝。在 1990 - 2005 年间,来自越南的合法移民达 44.96 万^{[14][6-11]}。

移民网络还表现为连接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已相沿成习的一种非制度性的内在机制,这在美、墨之间体现的尤为明显。美墨战争之后,美国从墨西哥手中获得了加利福尼亚等大片领土,但墨西哥人仍频繁地进入这些地区寻找就业机会,而美国的农场主、企业主等,也对墨西哥移民有较强的依赖性。因此,在墨西哥移民与美国雇主之间,逐渐形成了一个紧密衔接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潜在纽带。当墨西哥人在国内无法获得较好的经济机会时,移民美国便成为一种潜意识的选择。而美国雇主在缺乏劳动力的时候,招募墨西哥人也成为一种惯例。在这种潜在机制下,来自墨西哥的合法与非法移民络绎不绝地进入美国。特别是在美国终止了招募墨西哥劳工的“布拉塞洛”计划(bracero program)和加强对西半球移民的控制后,墨西哥移民非但没有减少,反之却是合法与非法移民同步增长。对此,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数代合法与不合法的墨西哥移民……已经在部分移民输出地、美国雇主以及移民之间形成了一种习俗化的期望,“布拉塞洛”计划的终结,只是阻止了满足那种期望的一个合法途径,但认为移民潮将会停止的想法,却是十分天真的^{[14][35]}。

不仅如此,在某些移民输出地存在的一种“移民文化”,也推动着其人口的外流。这种现象在西印度

群岛移民中较为突出。西印度群岛地区以黑人为主,奴隶制度曾普遍盛行。在 19 世纪 30 年代奴隶制被废除后,西印度群岛人开始了长期的自由迁徙和流动,向外移民就成为他们摆脱经济贫困、寻求美好生活的一种文化传统。正如学者托马斯·霍普(Thomas·Hope)指出,“移民已成为西印度群岛人行为模式中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组成部分”^{[16]34}。在这种“移民文化”的推动下,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随着该地区独立浪潮的兴起,来自前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移民,掀起了涌入美国的高潮。以牙买加移民为例,在 1966 - 1975 年间,平均每年移民为 1.24 万,在 1976 - 1985 年间上升至 1.8 万。其后,牙买加移民依旧保持强劲势头,像在 1998 年进入美国的合法移民仍达 1.5 万^{[17]203}。

二

关于当代美国移民的特征,国内学者已对其类别、年龄和性别结构、居住分布、归化入籍、职业、经济地位等方面,作了相对全面的阐述。但是,在当代移民的来源地发生了由欧洲向拉美和亚洲地区的洲际变动后,其群体呈现什么样的特点?移民的教育、技能水平在不断下降吗?其定居模式是否也发生了变化?笔者试图对这些问题作以说明。

(一)移民群体的多样化

与战前的移民相比,当代移民展示出了多样化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当代移民的来源范围更为广泛,几乎遍布世界各个国家。一方面,随着战后以来美国移民政策逐渐走向开明,特别是废除了民族来源限额之后,许多原来受到限制的国家也获得了平等的移民入境资格。另一方面,当代交通、通讯设施的高度发达,也进一步便利了全球人口的跨境流动。像亚洲的越南、约旦等,南美洲的哥伦比亚、玻利维亚等,加勒比地区的海地、牙买加等,非洲的埃塞俄比亚、摩洛哥等,在战前的美国移民人口统计中,或是根本没有数量记载,或是人数很少。但是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这些国家开始向美国输送了大批移民,其中诸如越南、海地等,甚至成为美国的主要移民来源国。

当代移民既来自资本主义国家,也来自社会主义国家。二战结束后,除苏联之外,相继又出现了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两大阵营之间的相互对立和封锁,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合法移民较为有限,然而在此期间,迁离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同政见者却不在少数。例如古巴在卡斯特罗上台后,大批亲美势力及其他人士纷纷前往美国,在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美国安置的古巴难民达 80 多万^{[18]135}。在东欧地区,尽管各国实施了严密的出境控制,但在 80 年代,美国移民中仍有 3% 来自于东欧集团^{[19]170}。直到苏东剧变之后,该地区的移民才开始迅速增长。在亚洲地区,越南在 20 世纪 70 年代出现了大批难民,随后又是络绎不绝的寻求家庭团聚的移民,而中国大陆在 70 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后,也迅速出现大量移民。

当代移民的文化背景复杂多样。由于当代移民的来源十分广泛,因而其文化背景更加复杂,与美国的文化差异较为明显。例如,仅从宗教信仰方面来看,在 20 世纪初期,美国的移民主要来自欧洲国家,宗教信仰相对单一,要么是天主教徒,要么是清教徒,或者是犹太教徒;而当代移民的宗教背景较为多元化,除上述群体之外,还包括大量来自中东的穆斯林教徒、印度的锡克教徒与印度教徒,中国与韩国的佛教徒以及墨西哥的天主教徒,等等。

当代移民的入境身份复杂多样。在新移民潮中,既有投奔亲友的家庭类移民,也有寻求个人发展机会与实现经济目标的技术类移民,还有美国出于“人道主义”而接纳的难民和避难者,以及因其他各种原因而来的非法移民。然而,尽管新移民的入境身份较为多样化,但却以家庭团聚类移民为主。像 90 年代的一份研究指出,在进入美国的移民中,约 80% 是家庭团聚类移民,15% 是政治难民,5% 是技术移民^{[19]170}。

(二)移民学历的两极化

鉴于战后移民的来源地发生了由发达的欧洲、北美地区向落后的亚洲、拉美等地区的转变,因此许

关于英属西印度群岛人移民美国的详细历程,参见拙文:《二战后西印度群岛黑人移民在美国的同化问题探析》,《求是学刊》,2007 年第 1 期。

显然该研究中不包括非法移民。

多学者指出,战后移民的技能水平明显下降,表现为教育程度的落后。的确,与美国土生人口相比,移民的整体教育程度较为低下。例如,2000年时,在美国的25岁及以上的外国出生人口中,完成高中或以上学历者(学士学位以下)的比例为67.0%,而土生人口为86.6%。尽管二者中学士及以上学历者的比例同为26.9%,但在低于12年高中学历的群体中,外国出生者占33.0%,土生人口仅为13.4%。其中,不足5年、5-8年、9-11年教育的外国出生人口的比例,分别为7.2%、15.0%和10.8%,而土生人口相应为0.7%、4.0%和8.7%^{[20]36}。

然而,关于移民群体的教育程度,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不容忽视。教育程度的绝对与相对的变动趋势。从绝对意义上讲,即从移民群体自身的历史演变来看,其教育程度在不断提高。据研究,在1970-1990年间,16-64岁移民男性的平均教育程度,由10.59年上升到11.28年,女性则由10.05年上升到11.06年。但是,从相对意义上讲,即从移民群体与美国土生人口相对照的角度来看,战后入境移民的教育程度又在不断下降,因为相对于战前的移民而言,他们同土生人口之间的实际教育差距在不断扩大。在同期,土生人口的教育程度的增长速度更快,男性由11.36年上升至12.69年,女性则由11.26年增加至12.61年^{[21]54-56}。

教育程度的两极化趋势。总体看来,新移民中以低学历者和高学历者为主体,而中等教育程度者相对较少,呈现明显的两极化。例如,截至2004年,在25岁及以上的外国出生的劳动力中,只有高中或以下学历者高达53.3%,而土生劳动力仅为37.8%,其中缺乏高中毕业证的移民工人是土生工人的4倍;另一方面,拥有4年大学或以上教育的移民的比例与土生工人接近,分别为30.3%与32.6%。移民普遍分布于学历阶梯的两端,而大多数土生工人却位于中间位置(两年制学院或高中毕业),几乎3/5的土生劳动力拥有的要么是高中毕业学历,或是不足四年的大学教育,而3/5的外国出生的劳动力要么没有高中毕业证,要么至少拥有一个四年制的大学学历^{[22]12}。同样,不同移民群体之间也存在着学历的两极化趋势。拉美移民的教育程度相对落后,而欧洲、亚洲、非洲移民通常具有较高学历。在2004年,仅有3.2%的拉美移民有高等学历,相比之下,亚洲移民为19.7%,欧洲移民为15.9%。33.1%的拉美移民拥有不到9年的教育,而亚洲移民与欧洲移民分别为8.8%和9.3%^{[23]13}。

(三)居住的集中化与分散化

在居住分布上,当代移民呈现出一种集中与分散并存的趋势。一方面,与早期移民相似,新移民的分布也较为集中。从各州层面上看,移民倾向集中于加州、纽约等州。在2000年,美国共接收合法移民84.98万,其中加州为21.76万(25.62%),纽约为10.61万(12.48%),佛罗里达为9.84万(11.58%),得克萨斯为6.38万(7.51%),新泽西为4万(4.71%),伊利诺伊3.62万(4.26%)。六州占全部移民比例高达66.16%^{[7]67-69};从大都市区的层面来看,移民又高度聚集于纽约、洛杉矶等几个大都市区。在1995年,有20%的美国人口生活于纽约、洛杉矶、迈阿密、旧金山、芝加哥5个大都市区,而这些大都市区却容纳了所有移民的53%^[24]。在1997-2006年间,美国最大的五个大都市区接纳的合法移民,共占入境合法移民的42.14%,其中纽约为16.38%,洛杉矶为10.80%,迈阿密为6.80%,芝加哥为4.40%,华盛顿为3.77%^{[1]17}。

然而,另一方面,当代移民在高度集中的总体模式下,却又呈现出逐渐分散的趋势,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点:其一,新移民州大量出现。长期以来,移民主要从东北部或西部的传统移民港口城市入境,进而分布于附近的各州地区。随着战后南部阳光带的崛起,像佛罗里达和得克萨斯等州开始吸引大量移民;近年来,前往西部山区州的移民也开始明显增多,如亚利桑那、科罗拉多、内华达、犹他等州的移民增长势头较为迅猛。在1990-2000年间,科罗拉多的外国出生人口由14万增至38.08万,内华达由10.4万增至30.56万,俄勒冈由13.73万增至29.7万,犹他由5.68万增至15.92万,新墨西哥由7.87万增至14.63万,而亚利桑那则由1990年的27.44万增至2002年的64.91万。同期,老南部地区一些州的移民增长也较为迅速。例如,佐治亚由17.20万增至57.33万,北卡罗来纳由11.54万增至43.65万,田纳西由5.76万增至16.8万^[25]。

其二,在大都市区内,移民由中心城市向郊区扩散。随着当代移民的来源与经济背景日趋复杂多样化,其拥挤于中心城市民族社区的传统居住模式悄然发生变化,向郊区迁移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特别是80年代以来,移民的郊区化速度明显加快。根据美国1990年的人口统计,在80年代进入大都市区定

居的移民,其 43%生活于中心城市之外的郊区^[26]。此外另据研究,1990年时,美国大都市区中 40%的少数民族人口住在郊区,而到 2000 年上升至 47%^[27]^[49]。当然,郊区的少数民族的增长,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移民大量迁入的结果。

其三,不同移民群体的分布也日趋分散。长期以来,欧洲移民主要集中于东北部和中西部,墨西哥移民主要分布于加州,加勒比移民主要分布于纽约市,亚洲移民主要分布于西海岸和东北部。但是近年来,各移民群体的定居选择不再局限于某一地区或若干州,而是开始向全国扩散。以墨西哥移民为例,虽然他们仍以加州为主要定居地,但太平洋西北部、中西部的芝加哥及其他城市、东南地区、宾夕法尼亚东部以及纽约市等地,也吸引着较多的墨西哥移民,其中,亚利桑那与科罗拉多的增长尤为迅速。不仅如此,各移民群体在主要定居州的比例也呈下降趋势。在 1990 - 2000 年间,加州的危地马拉移民比例由 61%下降至 44%,墨西哥移民由 58%下降至 42%,柬埔寨移民由 49%下降至 33%,萨尔瓦多移民由 60%下降至 46%;纽约的多米尼加移民由 69%下降至 58%。尽管古巴、波兰、海地等移民在主要定居州的比例有所上升,但却无法改变移民分布日趋分散的现实^[25]。

总之,战后美国以及各移民来源地的政治、经济、社会、移民网络和文化等方面的综合因素,促成了美国新移民潮的形成。新移民展现出了早期移民所不具备的许多特征,表现为群体的多样化、教育水平的两极化以及居住的集中化与分散化。大量特征迥异的新移民的到来,又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个层面,对美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这些问题,既是当前美国民众普遍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是学术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Office of Immigration Statistics, 2006 Yearbook of Immigration Statistics[EB/OL]. http://www.dhs.gov/xlibrary/assets/statistics/yearbook/2006/OIS_2006_Yearbook.pdf, 2008 - 03 - 22.
- [2] James P Smith and Barry Edmonston. *The New Americans: Economic, Demographic, and Fiscal Effects of Immigration*[C].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97.
- [3] Roger Daniels and Otis L Graham, Lanham. *Debating American Immigration, 1882 - Present*[M]. Maylan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1.
- [4] Hiroshi Motomura. *Americans in Waiting: The Lost Story of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in the United State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5] Roger Dnaniels. *Coming to America: A History of Im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American Life*[M]. New Jersey: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0.
- [6] Michael C Lemay. *Guarding the Gates: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 Security*[M]. Westport, Connecticut: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06.
- [7]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 2000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the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EB/OL]. <http://www.dhs.gov/xlibrary/assets/statistics/yearbook/2000/Yearbook2000.pdf>, 2008 - 04 - 30.
- [8] 梁茂信. 美国吸引外来人才政策的演变与效用[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1): 54 - 60.
- [9]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2007[EB/OL]. http://www.gpoaccess.gov/eop/2007/2007_erp.pdf, 2008 - 08 - 25.
- [10] 江时学. 对拉美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初步总结[J]. 拉丁美洲研究. 1995(6): 30 - 35.
- [11] 白凤森. 美拉关系中的移民问题[J]. 拉丁美洲研究. 1998(3): 50 - 55.
- [12] 梁茂信. 美国移民政策研究[M].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 [13] Maria Cristina Garcia. *Havana USA: Cuban Exiles and Cuban Americans in South Florida, 1959 - 1994*[M].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 [14] Office of Immigration Statistics. 2005 Yearbook of Immigration Statistics[EB/OL]. http://www.dhs.gov/xlibrary/assets/statistics/yearbook/2005/OIS_2005_Yearbook.pdf, 2008 - 03 - 22.
- [15] Douglas S Massey, et 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Review and Appraisal[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19, No. 3, 1993: 431 - 466.
- [16] Lorna Chessum. *From Immigrants to Ethnic Minority: Making Black Community in Britain*[M]. Aldershot, England: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00.
- [17] Nancy Foner. *New Immigrants in New York*[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 [18] 钱皓. 美国西裔移民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 [19] Nicholas Capaldi. *Immigration: Debating the Issues*[C]. Amherest,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97.
- [20]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Profile of the Foreign - Born Pop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0[EB/OL]. <http://www.census.gov/prod/2002pubs/pp.23-206.pdf>. 2007 - 04 - 09.
- [21] George J Borjas. *Issues in the Economics of Immigration*[C].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 [22] American Immigration Law Foundation, Economic Growth and Immigration: Bridging the Demographic Divide[EB/OL]. http://www.aifl.org/ipc/special_report/2005_bridging.pdf. 2006 - 02 - 11.
- [23] Immigration Policy Center, U S Immigration Policy in Glob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OECD Countries[EB/OL]. http://www.aifl.org/ipc/special_report/sr_jan07_bartlett.pdf. 2007 - 09 - 01.
- [24] Roger Waldinger. Not the Promised City: Los Angeles and Its Immigrants[J].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68, No. 2, May 1999: 253 - 272.
- [25] Steven A Camarota and Nora McArdle. Where Immigrants Live: An Examination of State Residency of The Foreign Born by Country of Origin in 1990 and 2000[EB/OL]. <http://www.cis.org/articles/2003/back1203.pdf>, 2007 - 12 - 09.
- [26] Richard D Alba. Immigrant Groups in the Suburbs: A Reexamination of Suburbanization and Spatial Assimilation[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4, No. 3, Jun., 1999: 446 - 460.
- [27] 王旭. 美国城市经纬[C].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of Immigration in Contemporary America

OU YANG Zhen-che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The influx of the mass immigration has reached a new peak since World War II, and especially post - 1965. The new tide of immigration is the result of many factors, such as the politics, economy, social change of USA and the immigration sending countries, as well as the networks and culture of immigration. New immigrants have many new and unprecedented characteristics. They are more diversified than those who entered America earlier, and their educational level is polarized, and their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s are both clustered and dispersed.

Key words: America; immigration; immigrants' characteristics

[责任编辑: 赵红]